

SI QIU CHE SHANG DE CAI FANG

死囚车上的采访

张兴海 著



西安出版社

死囚车上的采访

张兴海 著

(陕) 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王 莹

封面设计:何 岸

版式设计:田慧君

死囚车上的采访

张兴海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西安煤航地学制印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39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94-189-0/I·37

定价:5.20 元

序

贾平凹

一个小说作家所写的法制题材作品，必然在思想内涵、人物形象、章法语言方面见长，达到一定的文学品位。张兴海的这部纪实文学，以一个轰动川陕的特大抢劫杀人案为素材，以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首犯为重点，以新时期 10 年为背景，用细致流畅的笔触，勾划出一个从有奇伟之志到有奇恶之举的特殊角色的心灵历程。人的灵魂可以穿越两极。极为其终，也为其始。把这一过程展示出来，必然有许多难得的画面，精彩的镜头，怵心的场景，也最有警策之力。文学是入学，小说写人有许多方便，而纪实的形式则有许多束缚。打破一般纪实文学写事件重情节的结构模式，把观察的焦点对准一个人，解剖这个人的灵魂，既要拘于真实又要恣意挥抹，确是拣了一个难事来做，但唯其如此，才不致降低思想艺术的品位。

书中所写的这个主要人物，从古至今是不多见的。他自知上进，勤勉好学，善解人意，不露锋芒，一步步顺应改革大势，从山村青年升跃为都市弄潮儿。如果时运再次光顾，一路顺风，或者小有闪失，不伤元气，他的梦可能变成现实，鲜花、桂冠、意中人都不会成为泡影。商战中的挫折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艰难跋

涉中，又一步步走向初衷的反面。一个素质层次不高的人，在商务活动和艺术追求中，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成功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素质所包含的，除了学识、意志等方面，还有思想道德方面，有善恶的是非观。一个人从利己发展到大恶，原先的善良丧失殆尽，这一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提高人的素质有多么重要？在道德无序的环境中，人的思想品质的恶性循环是怎样发生的？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不少生动真切的情景。

关于这个人物，还有一点是让人难忘的。他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写过散文诗，喜欢研习书法，算是一个和艺术带缘的人，这种人往往有宏志大愿，也会有天真的幻想，他的一生应该轰轰烈烈，耀眼辉煌，但也可能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不论是那种结果，他都会活得比较充实，因为他是在不断追求中度过时光的。书中的这个人物很有探求精神，但在后来却朝危险的路上走得很远，让人非常痛心。他常常在心头泛起的是过去的家境——“悠然无望的贫困”，这本来是令人同情的，人们的惻隐之心总是有的。这样的角色本来有成功的希望，他的可悲之处就值得研究。从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看，书中的人物也许只是一个原型，一个素材，但他可能会因为鲜明的特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

弃恶从善，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当今社会文明、开放、发展，各种思潮涌现，新旧观念并存，时髦话题不少，这一主题是否过时呢？读者可以在阅读之后思索，在现实生活中领会。这本书所蕴含的不仅仅是这些。人生的价值取向，自我实现的途径，人格正负向发展的规律，黑社会层面的特点等，这些认识的启迪显而易见。另外，不少针对性很强的议论切中时弊。在叙述描写方面，追求浓郁的诗意，生命的讴歌一以贯之。

张兴海是我相识已久的文友。他的家乡“金周至”我也曾多次去过。那里诞生了《道德经》和《长恨歌》，有黑河的源头和太白

的高峰，出产品质特上的小麦和桂花球大米。天地的造化与人的灵性似乎极不寻常，便衍生了许多不寻常的故事。不负这方水土，张兴海写过一些较好的小说，其中一部中篇小说别有韵致，我为之数次推荐。这部书稿我也曾推荐过，因为那个刊物的容量限制而作罢。如今出版了，值得庆幸。尽管作品中还有部分章节显得冗繁，布局不够和谐，但它的奇特色彩仍然那么突出，有个性，有特征，是书林中别致的一株，我乐意介绍给读者朋友。

1994. 3. 26

附

致某刊主编

××大兄：

向您推荐一部畅销书稿，周至的一位朋友，作家张兴海写了一部纪实文学，以一件轰动的杀人案正面写青年人在大潮中的变化。有极大的可读性和文学性。我想，贵刊有兴趣的，故推荐。一看您就知道了！能处理快些为盼。

祝好！

四

28 日

目 录

序	贾平凹
---------	-----

楔子 死囚即将临刑	(1)
-----------------	-----

一 “流”——从山村到县城	(9)
---------------------	-----

山旌晃走出的毛头小伙	(9)
------------------	-----

清白家风	(12)
------------	------

鸿鹄之志	(15)
------------	------

一个暗朋友和两个明朋友	(18)
-------------------	------

采访札记与感言	(20)
---------------	------

——这幅对联应一生铭记	(20)
-------------------	------

二 再“流”——“小成都”的召唤	(22)
------------------------	------

可喜的冲击波	(22)
--------------	------

碰壁——在李白纪念馆	(25)
------------------	------

丧事 婚事	(28)
-------------	------

顺手营生	(31)
------------	------

采访札记与感言——	(33)
-----------------	------

让碧波荡尽心污	(33)
---------------	------

三 终“流”——绵阳城内总经理	(35)
-----------------------	------

“要赶潮头!”	(35)
---------------	------

冒险与冒富	(37)
总经理上任	(39)
惊喜,藏在内心	(41)
采访札记与感言——	(42)
渔舟唱晚,切莫成噪	(42)
四 奇伟的目标——实业艺术家	(44)
为母贺寿	(44)
安乐来访	(46)
函大学员	(48)
一则征婚启事的启示	(49)
采访札记与感言——	(51)
如何超越自我?	(51)
五 商战——魔鬼的厮杀	(53)
涪江岸上	(53)
无休止的激发状态	(56)
火锅旁的争辩	(57)
恼人的官司	(60)
采访札记与感言——	(63)
挤,莫丢掉人格	(63)
六 亏损——愁苦与迷惘	(65)
倒闭·搬迁	(65)
懊悔中的忆念	(67)
“捞!”	(71)
“又一村”在何方	(74)
采访札记与感言——	(76)
徘徊中,找到自己的砝码	(76)
七 黑社会的诱惑	(77)

义友封店	(77)
亲人慰问	(80)
常客萧东平	(82)
如此朋友	(85)
采访札记与感言——	(87)
权变、认同心理与陷阱	(87)
八 恶性循环之一——阴暗人世	(89)
一首新诗和一阕旧词	(89)
总得在“业务”上进展	(92)
映来结伙	(93)
心弦震颤	(95)
采访札记与感言——	(97)
“自我实现”与科学的人生观	(97)
九 恶性循环之二——大胆越轨	(98)
“谁都有弄钱的法子”	(98)
麻袋大战	(100)
是非曲直 赢亏得失	(102)
关于笔的困惑	(105)
采访札记与感言——	(107)
假风何时休	(107)
十 恶性循环之三——寻求狡智	(109)
中秋焦愁	(109)
一本畅销书	(112)
“真诚”地寻求	(115)
IX、接吻女贼及其它	(119)
采访札记与感言——	(121)
切勿舍本逐末——对实用感性文化的异议	(121)

十一	恶性循环之四——密谋.....	(123)
(08)	年难过.....	(123)
(58)	铤而走险与铤而无险.....	(126)
(38)	债与笔.....	(128)
(78)	窃议.....	(131)
(17)	采访札记与感言——.....	(134)
(22)	切勿铤而走险.....	(134)
十二	忧虑与沉思.....	(136)
(21)	不眠之夜.....	(136)
(6)	逃走了怎样.....	(139)
(10)	他们也在聚会.....	(142)
(51)	在梓潼县城.....	(145)
(70)	采访札记与感言——.....	(148)
(27)	痛苦中,你要特别清醒.....	(148)
十三	不露声色.....	(150)
(20)	贷款的烦恼.....	(150)
(99)	当代传奇与古老传说.....	(153)
(47)	复议.....	(157)
(107)	“要保持镇静”.....	(160)
(23)	采访札记与感言——.....	(163)
(27)	外感与内省.....	(163)
十四	豫陕行.....	(165)
(31)	车向东方.....	(165)
(31)	在武功.....	(167)
(21)	“狼”的困厄.....	(169)
(12)	奏效.....	(170)
(56)	采访札记与感言——.....	(173)

	人们呵，要警惕	(173)
十五	萧墙内外	(175)
	盛情迎接	(175)
	夜思	(177)
	萧墙之内	(179)
	几封电报	(181)
附录	卫士、公民的德、智、勇	
	——“天衣无缝”之案怎样水落石出	(183)
尾声	在狱中	(192)
结束语	生命的悲歌与壮歌	(195)
后记		(198)

楔子 死囚即将临刑

生存还是毁灭，一个古老的主题。

既然古老，为什么一代一代，直至
如今，总有人丢开生存，寻找毁灭？

——作者采访感言

①

组成人类的生命有数十个亿。尽管数目庞大，但每“命”即生，又都是崭新的。

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首生命之歌。

每一首生命之歌，都应是追求、憧憬的探索之歌、奋进之歌，都应具有昂扬、和悦的主旋律。

这，既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本能，更带有人类的理性。
人，应该活得象个人。

但人乃万物之灵，灵到极致，便仁智不一，对于人是什么，人该怎么活着，竟不能答得一致。

于是，有多少条生命，就有多少种人。

那天，我去看一个人。

是去“看”。“采访”仅仅是旗号。看一个人行将唱完自己的歌，在巨大的休止符面前，会是怎样的情形。

这是1988年2月5日，上午十一时，地点在陕西省周至县公安局大院。

我在院中的大路上徘徊，若无其事地踱步。门口拥着众多的人，他们全被警察拦住了，嘈杂声也就更响。干冷的风从西边吹来，没有叶子的梧桐的枝梢轻轻摇曳。太阳很白，不刺眼，从东南方斜升上去，好象在逆风中簌簌飘飞的风筝。

大家都在等待。

我心里有一丝按捺不住的感奋情绪。前不久，我采访了公安部门，查阅了案卷，我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成为社会的骄子，憧憬、追求、奋斗，他算是一个进取的典型了。后来的逆境又让他一边挣扎，一边在“黑社会”寻求希冀；最后的阶段完全泯失了良知，其凶残狡诈远非一般动物可比。

人乎？鬼乎？狼乎？

多少次，我依据有关他的传闻、文字资料和照片，揣摩他的性格，他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的特征。如今这种种的猜测将要被验证了。

但这将是怎样的“采访”呵！明天，他将要临刑，将要告别生命，离开这个世界。

我等着，看着渐渐飘移的太阳，已接近正前方。看看腕表，时针、分针、秒针所构成的图案不断变化着。光阴的脚步永远是均匀的，但对于一个生命所剩不足一天的人来说，必然感到步履的

匆忙。天上太阳的方位，表盘上三针的构图，分分秒秒所显示的，对他只能是最后一次了。

我是你难言的羞怯，

我是你幸福的惊慌，

我是你甜蜜的猜测，

我是你柔情的遐想，

我是你的痛楚和累赘，

我是你的憧憬和希望，

我是你呕吐时带泪的呻吟，

我是你梦泽中泛笑的波浪……

某诗人在歌颂母亲的诗篇里，叙写了生命孕育的艰难和圣洁。生命来到世间是这么不易，人们呵，应该热爱生命，热爱母亲，热爱亲人，热爱我们周围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假若为了一己之欲而伤害别人，又终于伏法而死，总归是生命的悲曲。

意识及此，我心里又沉沉怅怅的了。

②

我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

一辆吉普车和两辆面包车疾风般驶进院子，沿着中心大道，在院中央停下。

几名干警从车上跳下，我旁边的几名干警迎上去，走向面包车。

门外的群众又一次涌动了，嘈杂声忽然增大，后面的人朝前拥挤，但这涌动的潮流只能形成一个漩涡，前面的几杆枪把门口

闹死了。

我仍然伫立原处，不愿朝囚车走去。我怕一个将死的人看见有人来看他的“热闹”。大约过了五分钟吧，有一辆面包车门前已经站立了不少人，我才慢慢绕过去，从后侧的玻璃窗的角度，朝车里望着。

我恍惚地看见一个人端坐着，他的脸背着我，那乌黑的发，硕圆的头，宽平的肩，挺直的背，很有些派头，而且不时扭动头颅，一会儿左顾，一会儿右盼，透过车窗向外张望。他旁边的两个人一动不动，比他倒还规矩些。

我正为看不清他们的脸面而困惑，周至县公安局刑警队长走过来了。他是侦破此案的工作人员，也是我前几天的采访对象。他一边朝车门走去，一边朝我喊：“上车吧，你们在车上谈。”

就这样，我坐在萧映钊的对面了。他不再左右环顾，目光平静而又带几分机警，镇定地和我的目光相对。贴身坐在他旁侧的，是两名持枪武警。

我很诧异。他的脸相、神色、气度、都远远超出我先前的估测。他的圆脸丰满、白皙而又不失润泽，衣服整洁，脖子粗壮，看人时目光直逼过来，一点也不躲闪。

我不知该怎么向他打招呼，寻思着便于启口的话题。还是谈他的所长，谈他最得意的事情吧！

“听说你写得一手好字，你临过什么帖？”我从衣袋取出一盒“延安”，见他吧烟蒂唾下，便抽出一支，由武警战士递到他嘴里，再点上火。上车前，我就听说在这不寻常的日子，他可以在生活上得到照顾。

“我先前学楷书，临的欧帖。欧体豪放些。”吸烟之前，他感激地点点头，隐隐透出一股苦涩的笑意。为了答话，他靠两唇的动

作，把烟移到嘴角。

“后来呢？”

“后来写行草，临的赵孟頫。”

“赵孟頫？他的行草，我可没见过。”

“他的《韦苏州诗》，一般学书法的都会见到的。”他眨巴着不大的眼睛，神情诚恳。

“除了书法，你还喜欢哪些学科？读过哪些书？”

“我很爱我国古典文学，唐宋诗词是常翻常用的。历史、哲学、心理学，这些社会科学，我有点儿偏爱……”

他侃侃而谈，以川籍人说话惯常的快节奏，以一种比较生硬的“京腔”，不加思索地娓娓道来，好象还有一种倾诉的热望，仿佛寂寞了好多日子，才得到一吐为快的机会。

我的笔紧追着他的话语，不敢有一丝怠慢。渐渐地，我也消失了拘谨和难堪的心情，轻松自然地和他讨论起学习书法的门径。进入这个话题，他更是津津乐道，不过，那微露喜色的神态里，仍不失恳挚与谦逊。过去，我采访过一些艺术家、农业模范、企业经理，在那恬适洁净的客厅，秀美如画的田间，在一种温馨的气氛中，我为他们专业上的造诣，进取的精神，爽朗的性情，内心总会涌起钦敬而又欣喜的浪潮。此刻，这浪潮的涟漪又轻轻泛起了。

咣啷、咣啷，他脚下的铁镣又是一阵响动。原来，他把烟蒂唾在面前，为了踩灭，他慢慢移动双脚，竭力向前伸去。

望着这铁镣，这艰难的动作，我忽然心绪纷乱，头脑里象有一片黑压压的乌鸦在飞旋。

闭目凝思，我蓦地忆起一首诗的几句——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各自不同的开始，

一切都是轨迹各异的追寻……

莫非他的情形正是如此？

③

就在我采访的时候，院子里一片忙碌。几辆卡车和吉普车开进来了，县公安局的干警们来去匆匆，都是紧张而兴奋的神色。他们在准备一次“游街”活动。这个案件震动川陕，在受害人的家乡，在周至以及和周至相邻的几个县，几乎人人惊骇，个个愤慨。“江文”（萧映钊赴陕行骗时的化名）犹如《画皮》中那个诡计多端吃人心肝的恶魔，让人一提说就不禁浑身颤栗。人们都想亲眼一见这个“地狱”中才可能有的刽子手。

一名干警上了车，对我说：“再谈五分钟吧，还有重要事情。”

我和萧映钊都向车外望去，看见了排好的长龙似的车队，前面的两辆卡车上，还挂着案犯将戴在胸前的白牌。

他忽然满脸愁苦之色，皱眉垂首，沉默了许久，喃喃地说：“杀就杀吧，也就是这回事了，还要游街，这是为了啥子？”

看他痛苦得不能平静下来，我想找些话语安慰一番。

“这是不能减少的程序，事已至此，游街算得了什么？”

对于一个将死者，任何巧智的慰语都是蹩脚的。我的话一出口，便觉得潜台词过于明显。

看看腕表，秒针好象加速的飞转，轻捷地向前奔跑。我们已谈了将近一个钟头。但心中的疑团，需要解开的谜，还有不少。